

二、墾丁陸貝採集記(二)

張寬敏

前年五月與高雄外科醫師 Y 先生赴該地試行兩天之採集。第一天中午飯後坐 Y 先生之金龜車由高雄出發，到墾丁賓館時已近黃昏，但南海強烈的陽光依然眩惑着雙眼，暫時躺臥在床上，用冷毛布冷濕發紅的眼睛。雖然有趕快欲跑進森林裡找陸貝之焦躁，但為此熱天身軀脫力，起不上床，一時耽溺被蝸牛們埋怨的白天惡夢。已六點了。但這南國的陽光未減弱海面映出水銀般的光射，尖銳的斜光箭入深奧的原木，個個樹幹及其下面的蔓草。等到夕陽稍減弱其熱度，吹出一陣冷風的時刻我才踏入叢中。

拉開回繞的鐵刺線潛入熱帶植物試植場，放眼望去視線所及到處皆是滿山滿谷的非洲大蝸牛 *Achatina fulica* 成軍地重懸杭木、水溝壁或喜馬拉雅杉或松木之樹幹，高攀者至三公尺之高。原來所說蝸牛類因怕杉、松等之樹脂，不靠近這種樹木，但這種說法在這光景下毫無定義，對樹幹呈大量之密集，或凝視這些密集物時發現白色之小點散在它們之間，這就是班加拉左捲蝸。

白色附褐色帶條的小巧玲瓏之貝殼中伸出了白色的軟體匍匐在杭木之鐵線上，只要稍加走動，鞋下就響起僻伯聲。地上滿佈着非洲大蝸牛之死殼，其他班加拉左捲蝸，南台灣山田螺之死殼也不少。一時躍喜雀動檢蝸殼，為何這非洲大蝸牛之大群與班加拉左捲蝸、山田螺不分別混在這麼密接？是否對原住的蝸牛區，非洲大蝸牛用人海戰術强行侵入鳩佔鵲巢？

試植場裡有似酒壺般的椰子樹，其樹幹膨滿之下部呈無

數之凹洞，像受過炸彈炸裂大大小小的穿洞，其裏面也有兩三隻的非洲大蝸牛。更大之洞大概為防止大蝸牛更深之蠶食已被水泥封閉。嫌惡樹脂之蝸牛中只有這種非洲大蝸牛才敢妄動。所說在馬來西亞這遊民似之非洲大蝸牛往往冒夜盜飲在橡皮樹工人採取在碗裡之樹液。在此農場它們似乎也喜歡吸食酒壺椰子之樹液。天色已漸漸暗了。山野上蚊子似有增勢之架式，而且夜間又是毒蛇出沒的時候，為避免它們的攻襲危險，只要戀戀的轉回歸途。

次晨天未亮由宿舍出發到昨日之試植場。木柵之內外全都是非洲大蝸牛，只找到一兩隻的班加拉左捲蝸或其他更小型之鼈甲蝸牛（*Helicarion* sp）沒有看到煙斗蝸牛（*Clausiliid*）離開該地踏入更深之原始林。同行之Y醫師以為非洲大蝸牛才是台灣之陸貝，因此問我“為什麼剛剛那麼多之陸貝不採，再要去什麼地方採？我暫時不能了解他之問意呆然地看他。他再問“這等蝸牛對我們醫師有什麼關係，是否採它們做藥？”Y醫師雖然在學生時代也曾興趣昆蟲而採取好多標本之人，反而不能了解我採集陸貝之目的。我邊邊走給他說明“這地域有多少與菲律賓相同之陸貝，過去台灣會有菲律賓陸地相連之時代……”。這時走前面之Y醫師突然蹲下自步行道之路面檢到一隻蝸牛，它的軟體還在殼外伸出兩條可愛的觸角左右轉動。Y問我“是不是要這樣蝸牛？”真不錯。它是帶焰彩咖啡色的南台灣山田螺（*Cyclopus formosensis moellendorffi*），貝觸角呈示前鰓類特有的細細的尖端…。我回答Y說“不只這種一定還有種種的蝸牛”。更前進不經五分鐘自石面的步道再抓到兩三疋同種的山田螺。周邊是起起伏伏的隆起珊瑚礁造成的石灰塊

，其上面繁茂有無數的喬木，但樹下還有柔和的日光映出個個石塊，上面有的堆積黑黑的腐蝕土上長出不知名百合科植物，有的羊齒植物伸出細長之根條纏絡着石灰塊。更低的地面生有苔蘚植物，黑色之鬆土散在其間。自太平洋吹來之東風穿通了樹幹帶海潮之味道，因此這森林裡蚊子很少。倒有很多的蜘蛛網，其主人是原色豐富之人面蜘蛛（*Nephila maculata* (Fabricius, 1793)），赤腹寄居姬蜘蛛（*Conopistha miniacea* (Doleschall, 1857)），這個海邊熱帶林不知什麼緣故地上草葉很少，也沒有足夠給蛇類可資隱蔽的地方。爲了要預防毒蛇之咬襲每次採集時我都穿上一尺高的長靴。像這樣的環境穿運動靴的Y醫師都很安全。自前述之試植場只差半小時的路程，但在這原始林裡已看不見任何非洲大蝸牛之痕跡。雖然這裡是標高只200公尺的台地，但試植場是在面對台灣海峽之西邊斜面，而原始林是在面對太平洋之東邊山坡，夏天繼續受潮濕濃厚之海風。此地沒有非洲大蝸牛的原因是否如此？

做旅途在時間上有限之採集，不能隨便東南西北亂跑逛走。目標先定向朽木腐土之地方。黑色土壤之表面有群生白紗然纖細之白色草菇。是不是蝸牛喜歡食這茸絲？找一找其下面之土塊也沒有。不應該沒有……半信半疑地翻轉朽木看其下面也沒有。只呆然剝取朽木之樹皮時才發現小型之煙斗蝸牛兩隻一起懸在枯木樹皮之內側。Y醫師說，呵一這也算蝸牛？這樣小東西這裡很多”。他指着石灰塊表面滿於凹洞之珊瑚礁。我凝視凹洞裡馬上發現數條之煙斗蝸牛，就與剛剛自樹皮裏找到的同種，即白口煙管蝸牛（*Hemiphaedusa similaris*）五分鐘都不到就從凹洞裡採到六十多隻，

不只在石塊，在落葉，在苔蘚植物之黑土少微用手攪下就容易找到數隻。在同處也找到班加拉左捲蝸牛，南台灣山田螺及白高腰蝸牛 (*Luchuhadra albida*) 之死殼。Y 醫師也很高興，“唉呵！鞋下有軋音，都是陸貝”。我自口袋拿出來之塑膠盒子一下子已滿貝殼，連蓋子也蓋不上，因此再拿出預備之塑膠袋來放入獲物。Y 醫師也很快地背起來數種陸貝之名字，他興高彩烈的在石塊之間檢拾。我抓到攀樹之班加拉蝸牛及左捲蝸牛 (*Coniglobus cotraria*)。

這裡之蝸牛被人抓到後也不怕人手之接觸，依然伸出其優美之白色軟體顧盼左右。反之在台灣北部之蝸牛遇到人手之微動時，一下子會退縮其軟體至殼裡。大概它們很少遇到人類之侵略，還天真無邪地謳歌天然原始的自由麼？我想利用一下日光落下的地面拍攝一張班加拉左捲蝸牛的生態相片，為爭取更好之鏡頭躊躇之間無意中發現照相機的皮套內也有蝸牛徘徊。這是帶淺綠色徑約一、五公分可愛之台灣青山田螺 (*Leptopoma (Dermatocera) taivanum*) 已檢過這種死殼數個。當綠色之軟體死滅後空的死殼却只呈半透明之白色。所以這些活潑蠕動之綠色個體單直把我給着迷了。伸出的兩支觸角似天線左右轉動匍匐的很快。這種是棲息樹上之蝸牛。因此其軟體呈樹葉般鮮綠色調。這色調透過半透明白色的外殼便成為淺綠之保護色。使我想起有一個蒐集海貝之友曾在死殼之山田螺裡面試填入綠色之棉花，逢人便誇示其美麗之傑作，Y 先生再伸出他之手展示其掌中之珍珠般白色珠圓之綠貝“這是不是蝸牛？殼口真奇怪！”。其殼口向殼底歪轉加上有數支齒牙。“呀！揆蝸”。曾有更南方之海岸，帆船石之隆起珊瑚礁採過這種蝸牛，因此我一見就知

道。一個上午活的，死殼的合起來壹佰多個陸貝拋入塑膠袋裡得意地離開這原始林時却早已日正當中了。返回飯店途中視線所及竟然有無數之橫徑約十公分之白螃蟹在路邊之黑土小洞邊匍出匍入帶一點異鄉之情調，使人戀戀忘返。

(未完待續)

(稿約)

歡迎本會會友提供下列稿件

1. 本會會務通訊，及活動紀錄。
2. 有關貝類研究方面的短篇稿件。
3. 會友的採集記及活動相片。
4. 介紹台灣過去的貝類採集研究沿革、人物、及民俗記事。
5. 最近國內在貝類方面的消息。(學術、產業、商業)。
6. 介紹珍貴貝類標本。
7. 提供國外貝類方面的消息，及貝類新研究的簡介。
8. 有關搜集貝類的個人心得文章。
9. 介紹國內外貝類新書。
10. 交換標本的希望事項。
11. 會員消息。
12. 介紹台灣島內的採集地。

※來稿請寄

台南市勝利路光華女子中學或台南市青年路 206巷 6 號
何耀坤收